

永樂大典

卷一萬四百五十八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五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五十八

四濟

禮 文三

歐陽守道與齊集禮論 論曰。道無所倚。有所踐。有所倚。則天下莫之
 稽。無所踐。則天下莫之居。莫之稽。道之清也。莫之居。道之素也。聖人以
 道而寄於經。以悟於後。乃至於清與素。清則道不神。素則道不行。道不
 神且不行。則經也者。無乃虛其所以寄。而杜其所以悟哉。夫作經首於
 易而後道不漬。繼易以禮而後道不素。聖人之慮微矣。蓋天人之理。性
 命之源。仁義道德。吉凶悔吝。紛然出於卦而形於象卦之中。又有卦而
 象之外。有象而此所以為無所倚也。無所倚則無所窮。無所窮者。聽天
 下之人各入其入。隨至其至也。是以天下仰其神而稽焉。雖然。道則神
 矣。不漬矣。天下於焉而稽之矣。然天下之人。聖不數也。賢亦不數也。而
 愚不肖則不疎也。聖人之經。為聖賢而作也。不為愚不肖而作也。則有
 易已多矣。否也。則以不疎之愚不肖。而舉責之以不數之聖賢。是却天
 下之進於聖賢。而登天下之心。使安於愚不肖也。是故。聖人本之以不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五十八

倚。而進之以可踐。禮也者。所以示天下之可踐也。罔不以規。方不以矩。
 運斤而成風。惟匠石可也。欲舉天下之工。而皆匠石也。皆不規不矩也。
 則天下之工。有素其斤斧而去耳。何則。無所可踐也。易者。聖人成風之
 斤也。禮者。聖人規矩之器也。匠石不以匠石而廢規矩。故無匠石而有
 匠石。聖人不以聖人而廢禮法。故無聖人而有聖人。蓋道所可踐。而後
 天下有所可居。易之言曰。神無方也。易無體也。彼且無方。則不可以方
 求。彼且無體。則不可以體見。不可以方求。則其方者。出乎方者也。不
 可以體見。則其體者。遺乎體者也。欲天下之人。皆出乎方。其方。遺
 乎體。得其體。嗚呼。難哉。是故有禮焉。如是而君臣父子。如是而冠昏喪
 祭。如是而交際辭受。如是而出處進退。嚴乎洒掃之末。以達乎精義入
 神。動容周旋之頃。而禮皆至焉。其義繁然。無所不可知。而其地盡然
 有所必可踐。愚不肖者。孰不可以勉而踐踐。而居哉。有可踐。則天下得
 以不置其足於道之外。有可居。則天下得以置其身於道之內。使天下
 之人。置其身於道之內。而不置其足於道之外。相敬相愛。相安相養。以至於
 禮之教也。而老子曰。夫道德仁義。而後禮。又曰。禮者。忠信之薄。嗟乎。去禮以
 求忠信。是去東而求嶼者之智也。且禮亡。則道德仁義。其猶有存歟。嘗觀老

子之徒有問于時者。為行避影而後進。而時未輕告也。已則一日不可無師弟子之禮。而天下獨可一日無君臣父子之禮邪。人有一朝三飯於家。而教其鄰以辟教之方者。此可信也哉。時是已。禮論。本官教集禮論。人生不能無羣。羣不能無爭。人之初。位偶類。蒙而無知。越馬物。役而機生。情動而本。連雪霜風雨雷電。蕃其外。於是知祭。粟空穴。視草木。取皮革。既湯。犯社之欲。既其內。於是知噍。禽獸。咀果實。是故有得夫之珠塗。有好惡之異尚。有有餘不足之異致。其有不得所欲。則擊車隨之。交馬而爭。吸馬而。鬪。齒利者。為瓜削者。決。然後有一人焉。出而治之。謂天下之民之爭。求以止之。必有痛之斯畏焉。於是加之鞭朴。以苦接其肌膚。施之刀鋸。以殘割其形體。而名之曰刑。然其爭。又有大焉者。力大者。搏。勢強者。軋。從眾者。奪。嗚呼。踊。單野塗。血。則向之痛之者。不足恃也。必有舟之斯服焉。於是為之師。孫什五之法。為之旌。旗。鐘。鼓。之。用。為之干。戈。介。冑。孤。矢。牙。戟。之。械。為之熊。羆。貔。貅。龍。虎。之。威。而名之曰兵。息爭之小以刑。息爭之大以兵。然人之爭心。無時可已也。人之爭心。無時而可已也。聖人作曰。吾有兵。與刑。管管乎。日為教人之事。可乎。不可也。故有微術焉。就其起居動作之間。創為之法。委曲而節文。名之曰禮。人有貴賤。不知貴賤之等。聖人則設為朝聘。任

水樂大典卷萬四百五十六

序之嚴。卑服采色之別。使之有等。而不敢相越。人有長幼。不知長幼之序。聖人則立為射鄉。飲食之節。擯相。詔介之儀。使之有序。而不敢以相亂。人有男女。不知男女之別。聖人則嚴之以媒。灼之詞。重之以幣。帛之誓。使之有別。而不敢以相狎。禮之制。行於天下。天下之人。乃始日循循。然未時於名分之內。常有所礙。而不得肆其欲。故其於息爭也。有甚於兵刑之臨之焉。周之衰。二百餘年。諸侯迭霸。非不盛且大。然睥睨。周鼎。縶于不敢取。方且歃血會盟。以尊周室。周非有兵與刑以制之也。禮存焉也。嗚呼。聖人息爭之道。至於禮而極矣。或曰。禮本於太一。謂出於兵刑之後何也。曰。太乙禮之本也。從而表飾之。使著於世。聖人也。易之有需。需飲食之道。乎所由起也。故以訟。訟而不能止。故以師。師之與訟。能止而需之。不能有所辨。故辨上下。定民志。終歸於履。而後已。此聖人意也。刑兵典禮之序也。曾子得齋。某禮論。曰。道譬則人也。人之生也。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靈。吸。有氣。斯有色。有色。斯有慘。舒。有形。而無氣者。偶人也。彼誠偶人。則噓吸已不能矣。而况夫慘舒。今也有人。似偶而非偶。兀然坐於深山。不飲不食。無慘無舒。其即之也。與不即之也。皆自若也。則是浮屠氏之定也。嗟夫。舒慘之不可絕固也。惜曰。可祇亦自私之計。非大通之道也。天地之氣。若浮屠氏然。

禮樂之為。靡有子遺。然考求餘經。稽合傳記。典制之名數。述作之微意。雖其書不傳。可得而言也。試粗論之。孔子曰。夏禮吾能言。杞不足徵也。商禮吾能言。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證之矣。證成也。言而無成。則疑。疑者聖人之所闕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當是時。祀未二。邦典刑與老成人皆喪矣。故無得而成焉。至周則不然。有司所得。遷至之事。舊法未失。解魯之士。搢紳先生。能言其意。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其不賢者識其小者。禮法之未尚矣。始於伏羲。而成於堯。堯授舜。舜授禹。三聖相授。而守一道。夏后氏之世。天下也。周之以志。忠者誠也。猶未離內也。商人繼之。周之以質。質朴也。則既有形矣。然而未備也。周公承二代之德。述文武之事。或損或益。兼修其法。而周之以文。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事為之制。物為之容。制致其詳。容致其美。故來于玉。威黃流。圭璜以為器。而後世不可以加焉。禮者文也。文則聖人之所取也。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是言之。經之所書。蓋周禮也。月官。大宗伯之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謂之五禮。五禮修則庶事備矣。故其名數之大者。止於此也。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唐虞之時。

其制已定矣。非特至於成周而後為然也。天下事物。殆無外於此。夫國事之大。惟祀與戎。人倫之重。始於冠昏。慎終者德之厚。禮賓者政之備。聖人有責禮以事天地。而社稷宗廟。山林川澤。皆物成秋。有凶禮以哀死亡。而凶禮禘文。因殷寇亂。則加之。以是乎。禮之意。有賓禮以親邦國。而春夏秋冬。則異之以朝覲會同之文。有軍禮以月師旅。而封均四伐。則文之以簡恤任合之節。有嘉禮以成男女。而宗族兄弟。故舊朋友。四方之賓客。列國之諸侯。則親之以飲食賓射。饗燕服膺。質度之恩。君親者。閭門之內。鄉黨之間。朝廷之上。邦國之遠。鬼神之幽。民物之微。師田行役。出處禮食。莫不有禮。而天下之事物舉矣。後世雖有述作。何以加於此哉。此聖人之所以有也。馮時。道民者不可一日而無禮。然而禮之籍不傳也。又夫為之奈何。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君子本孝弟以為仁義。而因事之宜。以制節。因物之質。而文之。節文備而明聖之事盡矣。危顛玉府。禮樂本於至誠。克止先王之為天下。禮行而天下無違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違俗。故恭遵孝弟。行於尸大尸婦之愚。無邪心。故善阜和樂。至於昆蟲草木之細。至於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純被而無有可間矣。先王之為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存乎則名。見夫度。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五八

數者典之有司。著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器。周之象猶能奏也。三代之車服。宿儒老師猶能說也。後世之君。易者不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哉。然而先王用之能治。寓意於跡。跡修而意行。示教於物。物陳而教達。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迹修矣而人不化其意。物陳矣而下不諭其教。是何說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為禮樂。豈以為備故事。修文物而已哉。其心之於禮樂。既以誠之矣。操至誠無間之心於內。則其動於外也。心之所存。必能發之於器。器之所示。必能致之於物。故人望其齋奉肅之容。而無慢心。聞共和豫。律正之音。而無邪氣。夫豈特容與聲之所能為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誠誠不能逃也。主誠於此。物違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宗廟之間。不恭而肅。墟墓之間。不哭而哀。先王之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欺故也。後世之為禮樂。既以判然為兩矣。舉是物曰此為禮也。奏是音曰此為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器之所作。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焉。有其似而無其威。內無至誠無間之心。而特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操偶人象龍以求人之畏之也。故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樂之效。卒不知先王之時者。豈其刑名度數不足

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五八

五

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而象世之士。方且區區綴績先王之遺文。補全經師之故說。掩卷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愚矣。心誠恭。歟。酌水而獻之。見者不敢慢矣。先王之禮。其在後世尚多也。故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至成周上漢之威儀。足以起人之思。君子思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述。不應古蹟者。十至八九。其文采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先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皆喜踴躍。父老或至。無注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蓋又二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為。非有周公之學術智識也。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育者復視。農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反其故鄉。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邪。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注矣。何者。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夫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

生得以送死。侍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為一王法。而不慕前朝。異姓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係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亦灼然矣。昔者紂裝守真。狗君意以為禮。死上先生之禮。不明於世。日以廢壞。遂至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於彼夫。盜儒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禮樂之際。齊明威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凶咎從之。而後世之汙君。習於安樂。驕傲者。勉而為之。其欲舍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怠。而彼夫盜儒。又從而為之。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併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為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禮終以不明。則起於叔孫通之徇其君。余請裝守真傳。守真善容。與為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今天子真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一舞。入天子為起守真言。古無天子主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古之勞而今也。佚

永樂齋卷一萬四百五十五

六

則從今主觀舞。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能法古。特從其佚使。使人主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恐其好使而無制者。而後為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閨之玩。仙靈鬼怪。可駭之物。靡不纖毳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於好使。安者為之也。是守真傳聖人制人倫之禮。未改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往者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藉。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繫。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宮。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繫也。坐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妻。畫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漬。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游之樂。而嚴其射饗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倚據

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特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漬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丈夫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易曰。藉用白茅。先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謂迂闊也。物不可以苟合。禮若強人而實不可易。未艾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併觀之於其末。則以為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務者。今天五常之教。惟禮為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其強而廢折百拜以為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早避。違抑以為禮。月昏之為使。而祭器之為貴。瘞水之為使。而衾冕之為貴。求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為強人。而觀之於末者之過也。直亦及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為廢折不知立之安也。而將作安之求。即立不知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知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為裸袒而不顧。則吾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為病。是則其勢將必至於廢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廢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中庸論十聖人以禮防民。未艾昔者

永樂大典卷四萬零六

生民之初。聖人惡其無利。而愛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使民樂其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極其。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禁措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水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四形容與而不可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水黼黻文章。其食蓬豆薑藟。其耕以井田。其選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兄弟。莫不有滂。履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避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本主於秦秦禮而趨利。未艾秦有天下。始皇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為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害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而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也。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不息。

殷。曰上禮不以貧而廢。未出墻先執素。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執之士。死於末禮。各以時而變。顧此乎昔。商因夏禮。周因商禮。皆有損益。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可知者。亦猶商因於夏。周因於商也。時異事變。不可盡知。雖有聖人繼周。亦必損益。是以先代之樂。後代有不相沿。前王之禮。後王有不相襲。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豈可謂唐虞非乎。蓋周不能行也。先帝朝獻景靈宮十一殿。一日而備。陛下。陛下一歲乃備。以因時制宜。欲可行也。上哲亦元祐七年。子曰德先生集。聖王務行禮論。聖賢之所謂治道者。蓋有本末先後之異而已。本在於此。末在於彼。先者自治。而後者治人。故也。詳其在我者。而先之。略其在彼者。而後焉。則人將以我為君子而從之矣。春秋之世。諸侯爭威。強者凌弱。衆者暴寡。不仁以取勝於仁。不義而求先於義。舉天下之廣而紛紛於目前也。昔其本末先後之論。而能自治者。蓋亦鮮矣。幸而有賢人君子。以我為之先。而以人為之後。格導其居。而使之為君子者。亦可貴矣。楚之敵晉也。久矣。韓起叔向聘之。楚子欲耻二人者。而求為得志焉。故遂啓疆。誅之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夫朝聘有享會。燕有好貨。賂有陪鼎。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小有過職。大有建功。皆所以行禮也。楚子於是。語其言之是。為之加禮於二子者。而晉楚之好。日以隆睦。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以啓疆之一言。而收楚子之失。救二國之好。利亦博矣。不然。則晉楚之干戈。日尋於邦內。而莫之休息。此遠疆之賢。能使其君之為君子而可貴也。敢又從而廣之。以續立明之意焉。夫中國之與夷狄。此貴而彼賤也。世之所謂禮義者。出於此。不出於彼也。齊為周之大國。禮義之出也。而魯伯來朝於魯。則惡而討之。故春秋書以示貶。而當時之君子亦譏其無禮。嗟夫。齊中國也。一失而經貶其非。楚夷狄也。一得而傳述其是。皆遠疆有以導之矣。由是而言。則春秋之法。有褒遠夷狄。而因於中國之例。說者又以七等進退之文。推廣其義者。皆不為妄也。夫為天下國家。而不先自治。求以治人者。未之信矣。以遠疆之古監之可舉。西臺先生集。禮禁論。治一鄉。必有治一鄉之具。治一國。必有治一國之具。治天下。必有治天下之具。具者。非若董董俎豆。尊尊鼎彝。奇陳於前也。由是而治者。謂之具。聽斷獄訟。簿書期會。所以治一鄉也。守法令。拊循其民。以承事天子。所以治一國也。明制度。不得相逾越。資富貴。賤各安其分。而足所以治天下也。以大治小。則小有所不能容。故孔子之武城。聞絃歌之音。而笑。以小治大。則大有所不能治。故孟子不學諸侯之禮。而言其略。三代而下。不

永樂齋卷之四言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五八

知治其之有小大。以薄書法令治鄉閭之具而治天下。是以天下而終不
大治。昔孝文之時。實誼謂大臣不報期會之間為大。故至於俗流夫世壞
敗。因循而不知修。為可太息。孝宣時。王吉亦言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
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而上下借差。人人自創。是以貪財誅吏不畏死亡。而
孝文孝宣卒其能用。所以然者。治大者其幼緩而遠。治小者其幼速而近。
人君有治天下之心。而求近効。以語禮俗制度禁防之事。則指以為迂闊。
而見薄書法令。聽斷獄訟。則以為治天下如是而足。雖有唐太宗之賢。與
房魏論周禮。語未卒而有責虎之疑。又况不及太宗者。則天下之不大治。
凡皆以小治大而無其具故也。今國家傳序相習。百有餘年。方內無事。幾
於致平。殆非漢唐之比。而禮俗制度禁防之不立。反甚於漢唐。而宅奴婢
車馬服用。恣民之所自為。而莫有限。雖漢唐之小島。不思三代之大治。豈
非以上下相安。風俗已成。而難於驚動邪。是亦未知講學。昔楚王惠其國
之庫車。秋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請教里人高其相
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則車自高矣。從之。半歲而楚國無庫車。蓋國家
立事好為法令。而以深罰重賞隨之。法令既繁。而罰深賞重。無以措其手
足。是以民驚動而事不立。今知做庫車之意。定為田宅奴婢車馬服用之

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五八

九

等級在上者躬化以行之。簡其法令。平其賞罰。有不從者。第禁勿使。任官
庶人則重租賦。以因辱之。夫以歲月無求。近効。則三代治天下之具。將復
立於今日。度。越漢唐而誦聲興。然則禁勿使。任官重租賦。以因辱。而終不
為深罰重賞者。亦今日治天下之相耳。何患乎驚動。元方德麟集禮論
古之為禮者。使而安。後之為禮者。拘以僻。此古今所以相戾。而不求其本
者之過者也。夫人之情。本有不喜使。而厭拘者。強之以所厭。而不知其可
喜。不徒聽之者以為迂。而言之者。又亦自厭之矣。聖人為禮。固若是耶。禮
以誠敬為本者也。弁冕圭璧之制。宮室車旗之度。與夫登降俯仰之容。無
非節文其等威。以表其誠敬之實。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而林
欽問禮之本。則曰。禮與其者也。率儉。夫與其者也。率威。非所謂無體之禮歟。無體
之禮。則誠敬是也。故可以損益者。禮之文。不得而損益者。誠敬之實。本之以誠。敬之實。而
損益其文。以適時之宜。使凡為人臣者。皆得以盡敬於其君。為子者。皆得以
盡敬於其長。其賢者。固將樂之。不肖者。亦習見其分限之嚴。而不敢肆。故
雖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與夫寒不敢褻。瘠不敢撻。洞洞焉
屬。屬焉。其拘也。亦使之矣。不然。則粗豆誠陳。權相誠設。終日揖避。方秩秩
可觀。而其心已不勝狀。若而欲罷矣。是皆不知其本者。誤之也。欲復古人

之禮者其亦先立夫誠敬之本乎。胡抵道紫山集禮論。聖人之制禮。適
 貴賤之情。而嚴上下之分。故曰。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弊不以直履。尊卑
 之分定故也。君臣之視天王。卑高分嚴如地之於天。然而篡弒之內。古亦
 有之。何自而未哉。聖人作易於坤之初六。謹為之戒曰。初六履霜。陰始凝
 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又曰。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其所由
 來者漸矣。貴臣學修明。見漢法不敬。大臣曰。天子之尊如堂。大臣如階。
 衆庶如地。今也。大臣下獄。賤隸得以搏執而苦辱。然則堂不無階。士今之
 大臣有罪。則杖辱於市。小人與訛連。擲榆詬罵。無所不至。漢之大臣。天
 子得以罪之。曾詎猶為今之大臣。細民得以罪之。此風一長。有識者甚為
 寒心。近歲以來。奴計主。妻妾告夫。子弟訟父。無民化執。詬辱官吏。與臺
 卑。謗訐大臣。凶險姦邪。百無忌憚。恣其所為。陵擗正人。白晝殿庭之
 穢。言乘。肆口而出。聖聽天聽。豈不知其為惡。然而樂聞不樂者。上欲發
 欺蔽。掩姦邪。適免滯。抑豪橫也。故特借凶人之口。來端直之言。耳。殊不察
 自即位以來。所聞之言。無大利害。適足以為口舌者。連身之階。虛大倚大
 臣之體。清上下之分。朝廷之上。無禮無威。閭里之間。無倫彼敬。無知之氓。
 習見官用之不足畏。一旦饑饉。出荒。狐鼠嘯聚。郡縣之權。若之何而制之。

永樂集卷一百五十八

十

今之為大臣者。不以為憂。反以私門奉養山人。使之遞相訐制。何其愚也。
 必欲通上下之情。主一二直節敢言之臣。如古之納言者。何求而不得。何
 必以先先之小人。讀日月之光明哉。宋黃裳演山集雜說。天子絕禮於
 諸侯。以十有二牢。以多為貴也。諸侯報禮於天子。膳以牲。以少為貴也。
 以多為貴者。外心也。以少為貴者。內心也。禮器曰。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
 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諸侯之於天子。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
 者。得不以少為貴乎。郊特牲曰。牲乎。弗食。祭而弗用。諸侯之膳。天子同
 乎。帝尊貴之也。天子之於諸侯。為之牢。禮之數。而諸侯之待王。官也。今百
 牲皆具。樂美之也。蓋謂待王以多。則為褻。待百官以少。則為簡。故禮器曰。
 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焉。四肢之於安佚。人之情
 也。樂備其情。惡勞其形。不能非禮勿動。而使非辟之心。神安。逸以顯其
 舍。則無所不至矣。而况王乎。天下視儀而動。聽唱而應者也。先王制禮。視
 有德聽有饋。言有記。動有佩。堂上之行。門外之趨。為之樂儀。以防其肆。使
 聽其聲。而其意以誠。使顧其體。而其氣以正。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揖連
 拂。而後鋤。為之佩。左中角微。右中宮弱。君氏事物之意。在其中焉。非懈之
 心。無自而入。是故祭祀朝會。師曰。封建之時。王在五路。則其步趨之節。貴

大馭馬。五路之上。王安快矣。然而顧車之行。而聞辟夏之聲。則由吾於堂中。顧車之趨。而聞采齊之聲。則由吾於門外。王之言動。連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所御。與有力哉。其度數。履而道。不違天下之情。以禮之有樂也。其聲氣和而正。不流天下之性者。以樂之有禮也。性理。庫書。程頤禮序。此篇論禮者。人倫風教之目。始有禮則家。國天下與之俱存。無禮則家國天下與之俱亡。其間條直不重。禮。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飾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違地避神。而不敬愛。三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敬。與避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因立矣。類聚羣分。禮因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主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古始。下連五季。質文不同。同不內是。然而世有損益。惟用為備。是以夫子有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遠夫弊也。志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

永樂大典卷四百五十六

遠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蓋禮之過。為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經典。三代禮文大壞。漢興求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之手。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衢。珠珍百寶。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胡銓滄庵集。講禮序。且問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名以器為重。古之有天下者。不患分不定。不患名不正。不患器不守。而常患不能隆禮而已矣。苟能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得其當。而天下可運於掌。苟不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失其當。而天下亂矣。何謂禮。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紐。緯也。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履。五柱。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外以經

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姻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釋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植長育。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乃能協于天地之經緯。是以長久。故趙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晏子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是不亦君以禮為重乎。何謂分。君臣上下。君子小人。中國夷狄。是也。南蒯杖莛過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謂上美為元。下美則蒙。言上下之不可亂。趙簡子問史墨季氏出君之罪。史墨對以在易卦當乘乾曰大壯。言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大亂之道也。司馬光說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程頤易傳說坤六五居居位之象。此皆嚴君臣上下之分也。在易一陽之長。非其微。而聖人善之。故一君子用。而天下皆相賀。一陰之生。非其微。而聖人畏之。故一小人用。而天下皆相爭。此皆嚴君子小人之分也。易以自我效。戎為成。而以三年先鬼方為懲。言夷狄當外而不內。賈誼以中國為首。夷狄為尾。而以首反居下。是顧居上。為亂亡之基。此皆嚴中國夷狄之分也。是不亦禮以分。為屏序。何謂名。爵號是也。名近處。於教為重。利近實。於教為輕。則名所以制教也。名位不愆。為民所信。則名所以出信也。名以制

永樂齋書目卷八

士

教。則教非名不立。名以信出。則信非名不行。是不亦分以名為重乎。何謂爵。卑服是也。器以藏禮。則器者禮之所寓。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則器者君子之所乘。昔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仲尼問之曰。惜也。不知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趙簡子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而莫之或罪也。史墨曰。是以為君。謹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不亦名以器為重乎。謹按禮經篇目。凡四十有九。大抵不出此三者而已。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天子牲用。禘禘禘禘。禘禘禘禘。諸侯牲用。則不禘。禘則不禘。祭則不禘。祭則不禘。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少牢。天子殺則弊大綏。諸侯殺則弊小綏。天子之田。象日月。諸侯法雷。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大夫之田。視伯子男之類。此君臣上下之分也。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類。此君子小人之分也。如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流。此中國夷狄之分也。如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之類。此名之別也。如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之類。此器之別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五八

也。名也。分也。器也。禮之大體也。且故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仰惟陛下欽明文思。濬哲文明。同于堯舜。固非徒聞淺學所能窺測。至於修五禮以親諸侯。典三禮以修四岳。亦較乎唐虞之盛矣。然猶銳意稽古。禮文之事。特降一札。俾愚臣專講戴禮一經。豈徒欲玩夫三百三千之繁文。中其佔畢而已哉。於由禮見愛。而和其惡。情而和其善之義。於禮子見事君。有犯無隱之義。於玉制見天子齋戒受諫之義。於月令見百工咸理。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之義。於文王世子見三公不必備。唯其人之義。於禮運見為湯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於禮器見忠信可以學禮之義。於禮社見天子貴誠之義。於內則見通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之義。於玉藻見天子揖。挺方正於天下之義。於明堂位見夫秋外而不內之義。於大傳見舉賢使能之義。於少儀見人臣有諫無訛之義。於學記見三王四代唯其師之義。於樂記見為君謹其好惡之義。於經解見發號出令而民說之義。於哀公問見君為正則百姓從政之義。於仲尼燕居見力禮樂而天下太平之義。於孔子閒居見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義。於坊記見禮以坊德之義。於中庸見至誠配天之義。於表記見大舜中心安仁之義。於緇衣見惡惡好賢之義。於深衣見現作準繩之義。於投壺見揖遜之義。於儒行見

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五八

崇儒重道之義。於大學見正心誠意之義。於鄉飲見王道易之義。於射義見禘士與祭之義。於燕禮見君且上下之義。於聘義見君且相與之義。於冠昏長祭之義。見養生送死追遠之義。然則聖學高妙。誠非管窺蠡測。所能譬繁其萬一。夫豈消埃。祇有益於崇深乎。而陛下親臨至尊。華尊聽納。移日不廢。其得堯舜三王之用心。且昨蒙賜對使殿。且時論及武夫悍將。宜令知禮以卑恭慢之習。側聞玉音。有及於唯禮可以已之語。且追而書之。竊謂要嬰雖以此言告齊景。而齊景終不能行。陛下不惟聞而書之。又能舉以為訓。一言可以興邦。陛下有焉。且愚願力行其說。辨其僞。其者。守其器。勿輕以假人。則社稷之福也。孔子曰。名器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仰讀宸聽。且無任頂越之至。國朝謝肅。密庵集送朱伯賢赴京考禮序。自三代禮樂。傷滅於秦。至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遘。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為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位非真儒。故其為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哉。方叔孫通。視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所行者。為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于先王之禮樂。以達于天下者也。而叔孫通遂以與禮樂為名。廣徵魯諸生。是以有而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哉其

言之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其宜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作三代之禮樂乎。公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襲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主之所益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絲絕而習之。及帝既行。曩之辟叶。拔劍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為貴之數。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為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與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肯行邪。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今

皇帝竊照聖學。治做先王。混一初元。命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編微在野。遺德文章之士。相致訂之。將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微焉。先生生東南游西地。遭時多故。

永樂齋卷萬言天

古

歸隱山林。飯疏飲水。盡力於學。以學之為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于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於三代之美。則今也應徵其能不援三代禮樂以為

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為漢行。先生肯為

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較於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當今之倚從大臣也。先生蓋亦德兩生之所蘊。使三代禮樂不得復於漢者。而復於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於異時矣。非先王其孰能與於此哉。書行之月。書以為贈。宋慕谷彥遠。鴻文堂集策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唐虞夏商。用之盛禮之損益。見於載籍。人主美化善俗。流澤于孫。蓋本於此。世衰道微。典章隳缺。羸秦以降。因陋就寡。君臣勅戒。不過簿書獄訟之間。雖有仁心仁聞。不可為法於後世。故漢宣帝時。詔書每下。民若更生。而王吉以為可謂生恩。未可謂本務也。神宗皇帝監積習之弊。親策多士。命官討論。主上丕承先志。中命有司。設局建官。講求一代之制。作宮室之度。器服之用。冠昏之義。祭享之節。學者所宜深考。願與聞之。將以獻于上焉。葛勝仲丹陽集策問。恭惟聖天子肇禮上帝。靈游降格。推仁流澤。覃及方夏。伏讀庚辰敕令。有曰。將歲事於皇祇。先致享於守

吳。為紳學士聆聽。呼舞。以謂北郊盛典。將赫赫載天下。耳目。而元始因循之。且復王於是日矣。真天下之壯觀。王者之絕業。考觀載。變良邪。意。豐年之作。發揚詠。數用於祈。穀之時。而賦事。建辭。莫不各依。象類。則天地別。祭。見於詩者如此。澤中。地上。異其位。南至北。至異其時。蒼壁。黃琮。分宗。辟之義。圓鐘。絲竹。辨陰陽之聲。則天地別。祭。見於禮者如此。况夫。逆禮。舊章。既講。求于元。聖。而離官。方壇。復築於。錫。聖。祿。文。織。悉。藏。在。有。司。其。大。體。固。無。可。議。者。惟。是。冕。服。之。制。儀。衛。之。節。慶。賜。之。度。薦。灌。之。儀。有。不。泥。古。不。沿。今。參。酌。損。益。趨。時。之。使。而。陪。輔。禮。官。之。未。議。者。予。諸。生。試。墨。筆。論。之。唐。仲。友。說。齊。魯。曾。疑。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未。易。象。春秋。何。闕。於。禮。而。宣。子。何。見。而。云。爾。耶。文。王。作。易。周。公。述。之。而。卦。文。之。辭。備。其。精。神。心。術。則。易。也。其。刑。名。度。數。則。禮。也。其。凡。例。祭。祀。則。春。秋。也。易。周。公。之。心。術。禮。周。公。之。治。道。春。秋。周。公。之。文。法。故。凡。三。百。六。十。官。之。事。無。一。不。本。於。易。三。百。八。十。四。文。之。義。無。一。不。寓。於。禮。禮。有。得。夫。而。賞。罰。之。所。不。及。則。春。秋。得。以。褒。貶。之。是。固。一。本。也。韓。宣。子。見。二。書。而。知。周。禮。之。盡。在。魯。其。見。周。公。之。心。乎。李。浩。橋。國。集。禮。策。春。秋。之。所。既。禮。義。之。所。否。春。秋。之。所。褒。禮。義。之。所。予。書。天。王。狩。于。河。陽。惡。晉。侯。以。臣。不。君。存。君。臣。之。

禮義也。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惡晉侯殺嫡。立庶。存父子之禮義也。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暱。惡其亂夫婦之禮義也。書天王殺其弟佖。夫。惡其亂兄弟之禮義也。君乃荀息廢嫡。立庶。死於私暱。似忠而非忠。則書其名以貶之。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則與之以惡名。此則禮義之深存焉者也。故曰。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說而不知。後有賊而不知。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達其宜。遺變事而不知其權。蓋以禮義者。所以別嫌疑。定猶豫。聖人用之。以為維持防範之具。帝王之所同然。而孔子備載之於此書也。後之王者。將欲抑詭類。而暢皇極。非春秋何所法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誠以天子之事。盡在是矣。後世諸儒。不知出此。而妄意求聖人於名數。凡例之末。於禮義之宗。後不能略。充其意。故公羊以祭仲之廢君。為行權。則是臣可得而廢君。此不究君臣之禮義也。穀梁以衛鞅。非父為尊祖。則是子可得而廢父。此不究父子之禮義也。公羊以姜母而為夫人。則是妾可以配嫡。此不知夫婦之禮義也。穀梁以隱公為不能以自正。則是弟可以犯兄。此不知兄弟之禮義也。唯左氏得聖人之意。明於禮義之旨。以為春秋之意。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言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以惡

無禮也。則又為之說曰。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法人懼焉。是聖人之深意。春秋之極功也。素與繁齋集某問。昔有虞氏。命伯夷與三禮。時地四至。五禮是修。說者曰。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及觀成周。大宗伯之職。掌天地神祇人鬼之禮。而五禮條目。無一不具。斯有虞之遺法也。成周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其虞氏之三禮歟。然曰神。曰示。曰鬼。此不過祭祀之禮而已。以言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此一語已挾括無餘。虞氏之三禮。其亦祭祀而已乎。此學者所當深考也。周監二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周公制作。見於周官者。既纖悉矣。而大宰六典之建。復有所謂禮典者。何意歟。將經秦火而遂泯滅歟。抑儀禮之行於今者。即禮典歟。禮之有儀。猶木之有枝葉也。而春秋之際。判而為二。自郊勞至于贈賄。無違者。可謂難矣。而曰是儀也。不可謂禮。門揖遜周旋之禮。亦曰是儀也。非禮也。儀不足以為禮。則枝葉不足為木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說者曰。宣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由今觀之。春秋辨名。各別嫌疑。謂之周禮則可。易象何為。而亦謂之禮乎。揖遜周旋。郊廟贈賄。不可謂禮。而以易象為禮。是持不可解也。漢與叔孫通立一王之儀。魯而生非之。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招之而不能致。通所為不合古亦可

知矣。施諸當時。能使羣臣肅然無譁。高祖知皇帝之為貴。其明效若是何邪。身務德化之君。以為繁禮飭視。無益於治。而罷去有司之欲定禮儀者。當時禮教宜若盡廢。而乃有興於禮義之俗。豈得禮之本者。果不在於飾貌之末歟。終西京之世。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中興以後。幸以羣僚拘學。獨使曹爽盡心集作。乃依舊典撰次。冠昏吉凶。終始制度。而議者以破亂經術非之。漢禮於是乎不行。一代大典。曠廢若此。顧何所憑藉。以為國輟。唐太宗欲興禮樂。賢輔佐不能答。不知所謂。貞觀禮者。果善乎否也。厥後有顯慶禮。有開元禮。又有郊祀錄。禮闈新儀。續曲臺禮。諸禮唐之禮書。明備似非前代所及。果合於先王乎否也。夫制禮而不合於先王。與無禮同。其考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以來。制作合於先王者何事。特於聖經者何說。悉著于焉。以觀所學。荀子賦篇。禮賦。爰有大物。是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非絲非帛。夫禮成章。絲非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釋而不取。較而伯。無一焉而亡。重言見王。為又見禮。國為。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月其大。時人莫知。故荀子做為。臨諸門於先王。大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請辭之。先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五八

王曰重演其花而古之也。王曰此文而不米者與。先王為解禮記曰此乃有大神而不生米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待則者禽獸。性待之則其性似者與。惟王之謂諸古人行日。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伏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惟明而簡。約言易知也。其順而有不可易行也。先王作神於禮。乃合此義也。唐杜工部集進三大禮賦表年譜云。按古宗人實十載。五月八日。壬辰。朝獻太清宮。於己朝享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公時在東序。進三大禮賦。上奇之。命侍制孫贊。贊曰。名試文章。且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羣而鹿迹跡。陛下豐華衣林實自轉冠之年矣。豈九州扶伯不歲貢。豪俊於外。宜陛下明詔不厠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况理。感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行。默以漁樵之態自達而已。頃者貴華都市。寄食朋友。竊慕先翁擊壤之語。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踴舞。形于篇章。漱吮甘露。游泳和氣。聲韻侵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于述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文籍以永久。恐快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願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前誠

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五八

惟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朝獻太清宮賦。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勅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據大禮。以相稽。越奔倫而莫侍。歷良辰而戒吉。分祀事而孔脩。營室主夫宗廟。乘與備乎冕裳。甲子王以味爽。春寒薄而清淨。虛閭闔。送靈尤。張猛馬。出騰虬。捐焚惑。隨純頭。風伯扶道。雷公挾轡。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砥何。萬仙健聽。敲珠于長樂之合。鬼入于崑崙之丘。太乙奉引。危據左右。先步降。為馳涉。驟鬱閭宮之律。車折元氣。以絳構。斷紫雲而珠。橫流沙而承。紛羅珠而陷碧。確波錦而浪。縹森青冥而欲。絕光州而初。於是草。俄的。滌穢舒。就視融。擲火以焚香。漢女捧盤而盥漱。奉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難充。瓊漿自。問於案。威羽容。先來於介。曾。燦聖祖之儲。祉。致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仗合符。勅王喬。以視履。積。感於嗣。續。匪正。辭於視。史。若。行。蟹而有。憑。肅。風。颺。而下。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非。珮。於。曾。顛。孔。蓋。款。以。瓊。瓊。中。從。從。以。地。後。外。肅。肅。而。未。已。上。穆。然。注。道。為。身。覺。天。傾。耳。陳。借。瓊。於。五。代。復。戰。國。於。千。祀。曰。鳴。兮。昔。蒼。生。暨。孟。德。之。禍。為。仲。達。所。惡。整。畫。其。俗。冥。窳。其。孤。赤。鳥。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負。其。國。伊。仲。器。杲。兀。而。小。人。喁。喻。歷。紀。大。破。創。痍。未。蘇。尚。攫。擊。於。吳。蜀。又。頗。頊。於。蜀。胡。

縱犀犀之發情。誰一統於亨衢。在拓跋與宇文。室風塵之不殊。叱咤鹿及
 堅持澤貌豹而奔驅。愁陰鬼肅。落日泉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
 何有無。惟累聖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主。非符箓之備。及
 坊帝終養。叔寶初襲。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既清國難。方親家給。竊以為數
 子自誣。敢負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悟。或喜至於法。麟介以之鳴。虞。昆。蛟
 以之振。螭。感。而遂通。尚不具。崇。佗。神。光。而甜。閑。羅。說。具。以。我。晉。地。軸。傾。而
 融。也。洞。官。假。以。竊。反。元。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主。鳳。鳥。威。遠。而。不。去。鯨
 魚。屈。矯。以。相。吸。掃。大。始。之。金。靈。卷。珠。形。而。可。把。則。有。虹。霓。為。鈞。帶。者。又。自
 於。東。揚。奔。蒼。履。喧。明。素。疑。漢。漢。至。精。漢。漢。休。地。張。於。巨。細。觀。披。寫。於。心。胸
 蓋。脩。羊。無。澤。而。仄。席。已。容。製。手。中。之。黑。薄。晚。堂。下。之。金。鐘。特。非。擬。斯。人。於
 壽。域。明。運。撲。於。玄。蹤。息。騎。日。而。驟。萬。象。却。浮。雲。而。留。六。龍。咸。擊。石。而。壯。在
 塵。終。蒼。黃。而。味。所。從。上。猶。色。若。不。足。處。之。猶。恭。天。師。張。道。陵。等。消。左。玄。君
 者。前。千。二。百。官。吏。謁。而。連。曰。今。王。臣。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上。配。君。服。官
 尊。臣。尚。起。數。符。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鐘。建。八。音。之。首。太。昊。斯。沐。青
 陸。獻。千。春。之。祥。曠。我。勤。力。耳。日。宜。乎。大。帶。弁。裳。效。風。后。孔。甲。光。其。佐。山。稽
 岐。伯。其。其。傳。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五十八

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于祠堂。初降素車。終勤恤其後。有容
 白馬。因深淪不忘。伊庶人得議。定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探
 之於縑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於老氏。好問自久。率我同科。於季康。殺撥
 亂返正。乃此其所長。萬神聞。八駿。地。旗。掩。月。車。奮。雷。霧。七。曜。燭。九。垓。能。事
 賴。脫。清。光。大。來。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况。是。蹴。魏。踏。晉。社。周
 扶。隋。之。後。與。夫。史。始。者。哉。朝。享。太。廟。賦。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
 身。焦。思。用。黃。錢。白。旗。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歷。三。朝。而。勳。力。今。庶。績。之。大。備。
 上。方。采。麗。俗。之。讓。精。正。統。之。類。蓋。王。者。歲。事。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
 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蕩。河。荒。歲。月。而。佛。謂。袈。服。紛。紛。朝。廷。多。聞
 者。仍。亘。于。晉。魏。臣。竊。以。自。赤。精。之。來。歌。曠。十。載。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緯。
 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
 而。尊。卑。各。異。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於。義。壬。辰。既。格。于。道。祖。來。與
 即。以。是。日。致。齋。於。九。室。所以。昭。遠。孝。之。誠。所以。明。繼。天。之。質。具。禮。有。素。六
 官。咸。秩。大。路。每。出。或。祭。元。不。知。聖。年。則。多。而。筮。筮。甚。實。既。而。太。尉。參。乘。司
 僕。危。碑。望。重。闕。以。肅。恭。順。法。駕。之。檢。疾。公。卿。淳。古。士。卒。精。一。熙。宗。廟。之。愈
 深。抵。職。司。之。所。察。宿。羊。華。於。外。戶。曠。黃。屋。於。通。衢。氣。凌。凌。於。前。旒。光。靡。靡

於嘉果。附有廣作。惟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拍之初。覺鈞天金律。荀羨化以賜。千戚兒以婆娑。就鼓噴荒為之主。鐘磬茅瑟以之和。雲間成池以之至。空乘孤竹貴之多。八音脩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氣埃滅。萬舞凌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塲以岳峙。象不敢去。而鳴珮劍。喻以呈。已而上。乾立以登。穆美休成之既。馨登玉儲。精以稠。壘門欄洞。豁而森。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成曉。而未往。照事莽而充。憲。犀心。虞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鶯。鳳相。解雲氣何多。宮弁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遺。死配。貴神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勳。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雙高。代天之工。為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唐興以來。若此時。皆朝有。數四。名垂。平絕。尚不過。反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奕業文武之雄。注意。生靈之切。雖前。單之。溫良。寬大。豪俊。米決。曾何以。措其筋力。與。指。鈴。載。其。刀。筆。與。快。香。使。祭。則。與。食。則。血。若。斯。之。盛。而。已。爾。乃。直。于。主。索。于。禱。擊。幽。全。之。物。散。純。道。之。精。蓋。我。后。常。用。惟。時。克。負。肯。以。蕭。合。酌。以。茅。明。假。以。慈。音。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珍。其。瑞。神。靈。妥。帖。不。敢。秘。其。精。而。撫。絕。就。享。鴻。名。者。矣。于。以。泰。永。安。于。以。泰。王。夏。福。祿。臻。於。絳。闕。若。霏。霏。於。玉。笋。泮。祿。骨。而。破。聲。旨。施。狀。胎。而。連。綵。泰。圖。設。動。也。誰。在。藻。之。采。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五百八

魚。子。劍。皆。鳴。汗。騎。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禱。祥。可。祀。曾。宮。款。款。陰。事。儼。雅。薄。清。輝。於。滌。湖。之。山。靜。餘。響。於。蒼。梧。之。野。上。宵。然。洪。洪。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自。勝。嗽。才。棋。而。獨。立。冷。羊。駝。而。未。乘。五。老。倚。桐。而。精。駭。千。官。避。聽。而。思。疑。於是。恭。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洗。泥。散。滓。撲。登。萬。獨。日。慎。業。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微。如此。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且。如。周。宣。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濟。祀。相。仍。諸。侯。敢。於。進。肴。方。士。當。其。威。枝。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憑。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瑣。細。亦。曷。足。稱。恭。相。退。上。謁。天。跡。地。授。綏。登。車。伊。鴻。潤。滄。桑。先。出。為。儲。胥。本。枝。根。株。子。萬。代。聲。想。經。緯。于。六。虛。甲。午。方。有。事。於。水。壇。紉。席。宿。夫。行。所。如。初。有事。於。南。郊。賦。蓋。主。上。北。於。南。郊。幸。懷。多。福。者。蒼。夫。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祉。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青。索。禮。祀。先是。春。官。條。頌。祇。之。書。獻。祭。天。之。紀。今。恭。極。而不。味。侯。萬。事。之。將。履。掌。次。陶。禮。邸。之。則。封。人。考。建。宮。之。青。司。門。轉。致。于。牲。牢。之。繁。小。胥。專。達。于。懸。位。之。仗。六。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滂。于。若。有所。德。又。齊。心。於。省。諉。將。時。食。而。匪。寧。推。門。破。阨。以。前。驚。鼓。駟。反。覆。以。相。結。頓。首。成。之。札。札。秋。萬。戶。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擊。革。

於於華蓋之角。紫黃屋於鈞陳之星。神仙戍削以落羽。魁魁幽憂以因鹿。戰戰謀華。揮渭律法。地回而風漸漸。天決決而氣濟濟。甲冑來凌轉迅。雷於荆門。玉峽。玉帛清迤。暮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沛然乃作。騎夫鸞鳳。將至以冲融。寒廓不可于捐度。琴明通于純粹。溟津為之坻。巧如蒼鳩。而蛻蛻。若無骨以柔順。奔馬攫而驟。徒有勢於殺縛。來輪竟野而香。冥。金鏡成陰以結絡。吹埙與以軒。槍寒者以前却。中營嚴擁于太陽。宸。暮。眇。臨于長薄。熊羆彌耳以相。虎豹高跳以虛。上方將降。作宮之琳。綺。屏。玉。就。以。燬。略。人。門。行。而。以。拱。于。合。春。之。場。皮。弁。大。裘。始。進。於。窮。奈。之。暮。衝。牙。鏖。鏘。以。將。集。月。射。矜。矜。而。成。若。月。窟。黑。而。扶。桑。寒。日。燭。網。而。曉。星。落。蕭。定。位。以。吉。潔。鶴。嚴。上。而。清。起。雲。苗。苗。以。張。善。春。歲。結。而。建。竹。每。極。笑。斐。博。坦。蕭。蕭。方。回。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于官有御。事有職。所以致鬼神。所以動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去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必取先於稻秣。麴。麩。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洽。而。蒼。壁。黃。琮。寶。歸。于。正。色。先。王。之。丕。業。繼。起。信。可。以。永。其。昭。配。奉。望。之。偏。茶。在。斯。示。有。以。明。其。美。哉。尚。是。播。其。聲。音。以。陳。列。從。于。節。奏。以。進。退。韶。夏。漢。武。米。之。

水樂齋卷一萬言五十六

於訓。鐘石陶匏。具之於授。樂方形於動。樞。聽官微於研。礪。美華發外。非因于荀。廣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于。宮。鼓。之。大。既。而。脾。背。壯。骨。紫。珠。廣。塊。騁。者。學。赫。葩。斜。晦。清。電。懸。風。升。雪。颯。玉。碎。拂。勿。促。漫。妙。溪。從。津。聖。慮。本。寂。玄。黃。增。霄。蒼。生。願。昂。元。氣。清。籟。雷。公。河。伯。咸。駭。駭。以。脩。聲。霜。女。江。妃。乍。紛。紛。而。掩。暖。執。綏。束。桂。來。于。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羊。桂。神。光。倏。欽。祀。事。虛。明。於是。渚。池。于。淇。汗。紆。餘。于。經。營。漫。來。崖。而。灑。羽。漢。洶。鳴。谷。而。濡。若。英。者。父。涕。而。童子。僂。叢。林。折。而。徑。牢。傾。是。車。上。之。濱。車。馳。馳。以。海。沐。非。奉。郊。之。禱。獨。宴。慰。以。縱。橫。玄。澤。浹。浹。于。無。極。鼓。為。網。罟。于。至。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不。運。暮。而。辟。成。爾。乃。孤。卿。侯。伯。雜。羣。滿。三。老。儼。而。絕。皮。軒。趨。依。殿。稽。首。曰。臣。聞。燧。人。氏。已。往。法。度。難。知。文。質。未。變。天。吳。氏。繼。天。而。王。根。蔭。閉。於。厥。初。以。木。傳。子。據。終。始。而。可。見。洎。虞。夏。殷。周。茲。煥。炳。蕙。情。慕。夫。之。於。狼。貪。繁。食。漢。繼。之。以。蛇。斷。龍。戰。中。弄。萍。夫。何。從。聖。著。緒。曹。不。春。伏。作。道。祖。視。止。靈。之。磔。裂。觀。官。馬。之。蹄。驚。呵。五。精。之。息。存。考。正。氣。之。無。轍。滿。衣。孫。謀。以。降。仗。之。連。介。史。琴。景。聖。昭。洗。中。作。觸。燬。義。慘。隳。于。脂。夜。之。妖。勢。迴。薄。于。龍。蛇。之。孽。伏。作。陛下。勃。然。憤。激。之際。天。關。不。敢。揀。拒。鬼神。為。之。鳴。咽。高。衝。騰。慶。長。劍。吼。血。尊。卑。配。守。絲。刷。伸。紫。極。之。將。頹。拾。清。芬。於。已。歟。續。以。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五九

之仁義。鍛以之質。哲。聯祖宗之秋光。卷夫仗之影。撒。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為稷禹。王網近古而不軌。天聽具觀。以高揭。蠢爾差備。業然優者。宜其謀密於空積。慧微刊定於典。虞繼絕。而後觀。數統從。首八音六律。而作新。日起算外。一字千金。而不減。上曰。叮。其天有成命。作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違。宴用素樸。以守。子嗟乎。麟鳳。胡為乎郊。藪。蓋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之垂裕于後。夫聖以百千為鵠。管。道以為物。為易狗。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妙妙托乎羣后。瑞萊拂施於周漢之餘。緩視。同步於觀音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於天子然。然。而徐思。終將因之。又因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為寶。增休傷以孜孜。況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之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五十八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五十八

二十一